散文精选

读懂故乡的秋

□ 陈白云

故乡的秋,是从一场秋雨开始的。

当凉爽的秋风夹着明润的秋雨掠过棱角分明的梯田的时候,秋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来到人间。最先知秋,应当是稻草人。她们身披彩带,长袖善舞,站在秋风里,诉说着日子的长短、收成的厚薄。稻草人也是忠诚的武将,他们在阳光下,总是保持着标准姿势,仿佛全身都是眼睛和武器,默默守护着地里的粮食。稻草人以稻草为骨,稻草为心,不管日晒夜露、风吹雨打,从不炫耀身姿,站成千年风俗,立成农耕文明。

一切都泛着金色,好像水洗过一样,故乡就这样拉开了它迷人的序幕。

乡村的秋,属于父亲。

小时候,父亲教书之余,不是骑着自行车到田里劳作,便是弓着身子制作农具。秋天是我与父亲最亲近的时节,我们常常走在金黄的四野和袅袅炊烟之间。那时的父亲,似乎无所不能,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总能带给我们惊喜。

有一次放假,我同父亲拉着板车去镇上卖豆子,行走在曲折蜿蜒的小路上。路旁是牛筋草、狗尾草、蒲公英,它们迎着秋风,摇曳生姿。我手拿一本连环画,边看边用余光余光扫视脚下。记得每到金秋十月,严厉的祖父会要我到田间拾黄豆,说不能浪费庄稼地里的任何一粒粮食,他们都要回家,不能不管。那天,父亲告诉我,黄豆最多的地方,应该隐藏在车辙里。板车一路摇晃,裂口的黄豆便会在翻出一些豆,溅在路上。听了父亲的经验之谈,我便一边跟着父亲拉车的板车,一边用眼四下扫描,生怕漏掉一粒豆子。伴随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我们就这样一前一后,缓缓前行的。

父亲身板硬朗,爬坡一点也不吃力,他拉着满载的板车,即使脸颊豆大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但嘴角依然洋溢着笑,像黑夜里亮着的弯月亮。他那被汗浸湿的背影,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是我见过的最伟岸的背影。也许,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父亲的身影,也有这样动人心弦的力量吧。

临近正午,父亲说歇息一下。他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拿在手上拍了拍,递给我一个。听着秋蝉清唱,我们坐在田埂上大口咀嚼起来。此时,天空似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玻璃,如棉絮般的云朵下面,湖水蓝莹莹,清澈见底。父亲吃完后,脱下汗衫,露出一道被板车绳勒出来的血痕。他拔了一株地胆草,放在嘴里嚼烂,敷在伤口上,突然从嘴里蹦出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就会拉一辈子车,很苦很累。父亲说着,两眼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朝天空望了望,瓦蓝瓦蓝的,纯净如宝石。

我仿佛明白,在父亲的世界里,我是一片土地。在我面前,一颗豆子和他一样重要。而我捡回那些被人们遗忘的一粒粒豆子,也是捡回迷途的自己和父爱。

秋天之于父亲,之子于斯长于斯的江汉平原的农人,是忙碌的,是辛苦的,也是充满喜悦的。那俯拾皆是金黄,那连绵不绝的绿洲,父亲是没时间驻足欣赏的,即便这一眼望去,尝不透的美景皆是农人们所造,他也无暇顾及。令他陶醉的,是数十年的秋收,是他眼里沉甸甸的果实,拳头大的洋芋,抑或金灿灿的麦浪,即使他的秋收能力越来越弱。

如今,父亲已退休,他并没有卸下劳作

的担子,常回老家收拾几分薄田。父亲下厨不喜欢用电,还是用土锅老灶,烧秋天的棉梗和稻草,说那样做饭才香,是自然的火,原生的菜。但野葱却极少见了。父亲看出我的心思:“想吃香葱煎饼了?”我一笑:“肯定呢,都几十年没吃过了。”父亲叹道:“村里人越来越少,很多东西也不见了,难道土地也懂得藏匿了?”

确实,想想从前,秋天的屋顶上,像一盏盏小灯笼的柿子,似一只只小火把的辣椒,还有金灿灿的稻子、紫莹莹的茄子、白净净的芝麻……都是父亲的劳动成果。父亲常说,做人要像土地一样奉献,不要怕吃亏,你付出多少努力,它就回馈给你多少收获。谆谆教诲,言犹在耳,不能忘记。

故乡的秋天,是所有人的秋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和所有人的父亲一样,在深沉的田野里播种、收割、归仓,也在一个个秋天中变老了。

很多次,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株庄稼,需要陪伴。有一次,我走到蹲在田边的父亲跟前,喊他回家吃晚饭。父亲说,让我再看一会,陪陪这些谷子,它们在秋天有点孤单。我沉默了,我不清楚孤单的是父亲,还是秋天。

我与秋天的距离,似乎是父亲在每个晚霞里散步的长度,时近时远,近到我忘不掉故乡的名字,远到我不想荷塘里盛开过多少朵荷花;我与秋天的距离,或许是我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连接我们的,是秋风秋雨、秋花秋月……

“春天时,我不知道秋天的事,秋天来了,我知道了所有的事。”秋天是诗意的、哲学的,也是深沉的。

读懂故乡的秋,便读懂了父亲。

一人独钓一江秋

□ 易玲

伴着秋的前奏,沐着秋的凉爽,在夕阳晚晚的江边信步走走,不失为一种人间清欢。

下过阵雨,江面上有暮霭,远看如笼着一层袅袅的雾,烟波缥缈;近看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对岸略为朦胧,像对焦模糊的照片。江水中央有两块巨石露出水面,一块坐着,一块卧着,互相倚靠,像依偎在一起枕流听涛的情侣。岸芷汀兰,有小小的鱼儿在其间甩着尾巴游啊游,搅出一圈圈稍纵即逝的小涟漪。水位退了很多,河水不再像夏日那般奔涌激荡,卷浪拍岸;而是平静沉稳了,极柔极缓地轻吻堤岸。

斜阳挂在对岸一簇树梢上,快要沉下去,树丛仿佛笼着些紫烟。白色、灰色、墨蓝、金色、绯色、靛红……种种颜色的云彩叠在一起,平铺到江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光云彩徘徊,江水半碧半红。一群水鸟在江面低空盘旋,翻飞的白翅镀上了晚霞的锦绣。千百年前,少年天才王勃在滕王阁上远眺清秋日暮时分的江渚,写“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是怎样的意气风发逸兴遄飞啊!白居易远离竞争,求外任,赴杭州途中,见到长江(一说曲江池)暮色,

写“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时,又是怎样的身心轻松神思畅快啊!

沿着河堤慢慢走,忘路之远近。经秋之故,岸边垂着长发的柳树带着点憔悴的色彩,如同一个个忧郁的姑娘在迎风怅望。绿毯似的草地上,已隐隐露着些斑驳,红的黄的落叶点缀其上,像随意绣着的花朵。夕阳残霞映照,斜扫着、平铺着暮江边的这一切,幻出梦境一般的迷蒙色彩。

沿途虫吟相伴,也许是秋蝉,也许是虫织,间或有蛙鸣。蛙鸣虫吟伴着水声,从江对岸传来,清亮如洗,细腻如缕,听着听着,让人神思悠远宁静。《红楼梦中》,贾母携众人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听戏,也是这种雅趣吧。水,真是一种最上品的清音啊。

江边人很多,但各得其乐,各不相扰。有一个人独自坐在岸边水中一块巨大的砥石上吹着晚风,盯着微微荡漾的水波发呆。他是单纯想临水放空,还是在对抗愁烦呢?还是平静的,还是悲伤的呢?是惬意的,还是孤独的呢?一位戴着草帽的垂钓人,品着小酒,对着晚江,长竿一甩,间或唱几句京

腔,浑然忘我,自成小世界。他不知道他的背影融入夕阳中,和他不远处柳荫下的小船、弯曲的钓竿、水中的流霞、翩飞的水鸟,构成了一幅“秋江独钓”剪影画:“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夕阳已沉下去很久了,天边那一抹红晕还久久不散。路灯渐次亮起来,对岸的半隐在树枝间,像明亮的星星;近旁的散发着温暖的光晕,像皎洁的月亮。沿岸的万家灯火也渐次亮起来,点点光晕浮在水上,远看像萤火,近看似夜明珠。拱桥弯弯,倒映水中,桥身和倒影的相对弧线恰好合成一只美人的明眸,桥上的彩灯为她绘上缤纷的眼影,桥下的水色为她增添流转的波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深感,一条江,一道河,对一座城市来说太重要了。面对一江秋水,人会变得沉静,变得柔软,变得多情,变得空明。面对一江秋水,灵魂也能得到暂时的休憩,一瞬的超脱,正所谓“可以清心也”。

暮色渐染,秋江苍茫,天空渐渐变成了深紫色,靛青色。秋天的凉意,伴着夜的黑色翅膀,掠水而来,笼着眉梢了,不如归去……

归入乡野田园梦

□ 鞠华

前几天,朋友邀请我去她新搬的小区做客。朋友神采飞扬的样子勾起了我的好奇,什么样的小区令她如此兴奋?

到了小区门口,朋友急急拉着我来到一片田地,原来是一片共享菜园。菜园面积不大,浅黄色的竹篱笆环绕着,像农村的责任田一样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种着黄瓜、茄子、秋葵。紧靠篱笆的是一棵高大的桂花树,旁边鸡冠花、月季花在微风中摇曳,散发出淡淡的香气。蜜蜂嗡嗡作响,风在浓密密的葡萄叶层里窃窃私语,交织成美妙的田园交响曲,让我流连忘返。这秀美田园,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惬意!

一片绿色,几分田地,凝聚着多少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范成晚年选择隐居石湖,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四时田园杂

兴》是他的生活写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读着这首诗,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世界,梅子、杏子满溢的甜香,麦花、菜花簇拥的热闹,无不令人悠然神往。

听田园里虫儿呢喃,又有一番趣味。散文家陈冠学,毅然辞去教职,带着女儿归隐田园。雨后的清晨,他手持捕网,在嫩绿的稻田中寻找金龟。傍晚时分,他和小女儿坐在茅屋前,静静聆听土蟻在夜色中的鸣唱,在夜色中追逐铃虫的幽幽夜吟,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

田园生活于我是挥洒汗水的畅快,是安放心灵的慰藉。新搬迁的校园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午后休息,我们几个老师便自发地

跑到这里来,割草、翻地,乐此不疲。种下两棵光秃秃的香椿树,周围撒下马兰头、油菜花的种子,汗水迷蒙了双眼,仿佛看到暗红色香椿芽蹿出枝头,好似闻到了马兰头清新的香气,看见了金黄的油菜花丛中蜂蝶飞舞。

潺潺溪水,野芳幽香吸引拉克森买下了一片农场,农场坐落在古老的石建村落的怀抱中。夕阳西下,拉克森坐在轰鸣的拖拉机上,远处的田野,野兔和小鹿在草丛中跳跃,黄莺在树枝间轻歌。这一刻,他的心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轻轻地说:“在农场里糟糕的一天,也过好过在办公室里挺好的一天。”

人来自于自然,心灵也始终向往着自然。田园梦,就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是灵魂休憩的圣地,去掉浮华,回归质朴,人间无限事,不凡是桑麻。

追风赶月宜停留

□ 张磊

工作日的忙碌紧绷,常常让人疲惫不堪。周末和三两好友去郊外骑行。微风吹拂着脸颊,两边的行道树被我们接二连三地抛到身后,就像是抛掉一个个的烦恼。路边垂柳、白杨、马尾松肆意生长,色彩艳丽的月季花漫天怒放,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一片绿色中尽情绽放。踩着踏板,徜徉在乡村的美景之间,累了就下车歇息,坐在河边树下,静静地看莺飞燕舞。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令人旷神怡。

有时候适当的放松,慢也是进。就如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许红豆长期超负荷工作,又逢好友生病离开,生活顿时失去了方向。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许红豆来到云南散心。她漫步在茶马古道上,看着洱海清透湛蓝的水,一切都那么平静。每天给花

花草草浇水,给小猫喂食,躺在院子的小亭子里,享受着悠闲的午后时光。在这放牧的日子里,她慢慢地放下了心中的遗憾,重拾对生活的热爱,最终找到了迷失的自我。结交知己,邂逅爱情,甚至开始创业,做着当下最想做的事。

生活永无止境,休息却能自己掌控。撒贝宁不管是主持什么样的节目,都能游刃有余地掌控全场。看似轻松的背后,他也会感到疲惫,甚至崩溃。每当这时,他会选择适当的休息。寻找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带着家人去接触大自然。在山水之间,撒贝宁牵着儿子走在前面,女儿脚步轻盈地跟着,就像花丛中飞舞的蝴蝶。妻子紧随其后,眼神中充满了关心和呵护。和家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畅游,总能让他收获满满的能量继续远行。

适当清空自己,不失为一种进步。美学家朱光潜某日午后坐在桌前,迟迟无法下笔,今天的灵感似乎离他而去,他决定出去透透气。漫步在乡间小路上,视线所及尽是菜花麦苗,金黄一片,花花草草如怒放火焰,闪闪浮动。小风薄云,苗青静,一番清幽情致。置身于自然之中,他的心境变得宽广。重新坐在桌前时,思路瞬间变得清晰。他迅速地写下了一行行文字,烦躁的心情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专注与平静。

毕淑敏曾在《像烟灰一样松散》中写道:“最完美的状态,要像烟灰一样松散。只有放松,全部潜在能量才会释放出来,协同你达到完美。”休养劳碌之躯,不妨静下来,细细品味生活,更好地奔赴下一趟旅程。

诗与远方

野菊花(外一首)

□ 土牛

村边无人过问的野菊
陪孤独的合欢树站在野外
对世界的漠凉无动于衷
很高的天被向往拉近
易醉的心
把朵朵灿烂幸福地举过头顶

纯情的白高贵的黄
多像着素装的妹子
妙龄青春抵挡世间恶俗
以柔情的美
憧憬一场旷世爱情

早霜比秋风寒凉
枯叶和等待一起零落
在曾经相遇的路口
野菊一厢情愿地绽放
把远望的路搅得荡气回肠

野菊花,野菊花
我们寸步不离的这片土地
是成就了生命的风景
还是放走了今生的云彩

枫叶红了

终于见识秋风的刀锋
在繁华之间闪了閃
万马嘶鸣
涨红枫叶的脸
满目疮痍似乎一瞬间的事
历史由来已久
生命脆弱的不堪一击
“人在江湖飘,谁不挨刀”
唯有喷张血性
唯有迎刃直上
唯有英雄的壮歌

枫叶彻底红了
请告诉虎视眈眈的孙子们
十月也是一个国度骄傲的时节
除万众一心的纪念
更会激起海啸一样的巨浪
为神圣的尊严与守卫
亿万人的
叫嚷着为之燃成一炬

这么近那么远

□ 花瓣雨

整理一些句子,系在心口上
夜深人静时,似风铃般
叮咚作响

风一吹,字就落下
如雨,滴滴惊心
它们在
在梦里行走,抵达老屋的清晨

那时,阳光照进故园。石斛兰的花瓣上,露珠闪烁着晶莹透亮的光

喇叭花

□ 赖永洪

穷乡僻壤
竟造就动人的身姿
更甚之事
用状似深渊的咽喉
将所有寂寞吞下

行走人间
不可缺少一个美丽的故事
你藏好矜持的情感
再用喇叭
喊出一个满意的结局

再登名山

□ 赖宇峰

母校在庐山脚下
庐山的大,能容纳古今来
大学的大,小舟终成远帆
庐山是美的,有云海,有飞泉
而你
得先抬足数不清的石阶
当凉风吹出大汗淋漓
收获,不单是一览众山之小
还有遗落人间的精妙诗句

今日
乘动车而至深圳
这里,又是一座名山
如欲乘月
我,须拾足再登

在异乡遇见蟋蟀

□ 何小龙

蟋蟀以磨擦翅膀
发声
像在拉手风琴

不闻乡音已久
我用这熟悉的琴音
抚慰内心

生活随笔

记忆深处的味道

□ 马英闵

秋天的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显得格外温暖。一缕微风拂过,院子里的橙红色枫叶轻轻摇曳,仿佛在低语,述说着秋日的故事。这个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思念起家乡的味道,那道传统的玉米排骨汤。

小时候,每逢秋收季节,母亲总会提前几天开始准备这道美味。她会挑选最新鲜的玉米,剥去那一层层金黄的外衣,露出晶莹剔透的玉米粒。然后,她会将排骨洗净,煮成一锅鲜美的骨汤,等待着将它们融合在一起。

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因为玉米排骨汤是我最喜欢的家乡美食之一。我喜欢那汤汁的浓郁,混合着玉米的甜味和排骨的鲜美。更让我难以抗拒的是,每一口汤里都有家的味道,温馨、安心、充满关爱。

这一天,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专注地在灶台前忙碌。她的手法娴熟,一切看似得心应手。锅里的排骨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散发着肉的香气,而玉米粒则在锅里翻滚着,仿佛在和排骨争夺谁更能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她说:“这就是我们家的秋天味道。”我点点头,心底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因为这道简单的汤,承载着家庭的情感和传统。

汤煮好后,母亲将它倒入碗中,色香味俱佳。我端起碗,第一口的滋味,就像是一种治愈,让我瞬间回到了儿时。那一瞬间,家的温馨弥漫在整个空间,时光仿佛倒流,我再次成为了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坐在家中的餐桌前,享受着母亲烹制的美味。

玉米排骨汤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食物,它更是家庭、亲情和回忆的象征。在异乡漂泊,每当思念家乡的味道,我总是会尝试着重现母亲的手艺。虽然汤的味道无法完全模仿,但那份情感和回忆,却如影随形,温暖着我。

秋天的午后,我再次回到了儿时的家,玉米排骨汤的香气在四处飘散。母亲坐在我对面,微笑着看着我。这一碗汤,是对家乡、对母亲、对过去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的期许。无论身在何处,这份情感永远都会陪伴着我。

在这个特别的午后,我深刻地明白了一句话:家的味道,永远是最美的味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多久不见,那碗玉米排骨汤,都会将我带回家,带回温馨和幸福的怀抱。

一个寂静的夜,我在写作之际感到些许苦恼,休息的空隙下楼散步,无意间抬头,看到晴空中一轮杏黄色的圆月,清光四溢,宛如一块玉琢的盘子。月光如水,莹润清冽,沁入我的心田。偶尔邂逅穹宇之中的灼灼月华,竟于无声处为我驱散了心中的烦闷……

《不知有花》这本书中,张曦凤曾写下自己和树叶偶遇的经历。有一回她和往常一样,在校车上读书,忽然劈头栽下一片叶子,把她手里的书打落得有了声音。她瞬间想到,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这片叶子不知何时从树上悠悠掉落,落在偶然经过的车顶上,又巧合间来到她温暖的手中。她将叶子揉碎,让芳香在两掌间复活。她叩开微绿的指尖,恍惚间感到,不期而遇的这片绿叶,让自己此刻宛如一棵初生的树,温暖而芬芳,她被这盎然的生机包裹着。

诗人丘为写过一句诗“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当时他去西山山拜访隐者,轻叩柴门无人应答,窥看室内只见几案,不见人影。惆怅之际,他却留意到雨后草色青翠嫩绿,松涛阵阵,随着晚风送进窗里。偶得的这份自然之美,让他心耳涤荡,心境清明,终满怀怀着兴致下山而去。

山林里的惊喜颇多。电影《蝴蝶》中,8岁的埃尔莎跟着邻居的爷爷,想去看看名为“伊莎贝尔”的蝴蝶。尽管最终与蝴蝶擦肩而过,但当她来到森林山野中时,时刻都在感受着万物有灵的力量。绿地上蜗牛缓缓爬行,玲珑的身影在草丛中闪烁;不知名的游鱼快活地游戏在清澈的水底,漾出一片斑斓的光斑;小鹿悠然地漫步于丛林深处,晶莹的眼眸如清晨的露珠。轻柔的风声、悠扬的鸟叫、细微的虫鸣接连传入耳畔……此趟旅程,不期而遇的生灵将她心中孤单的阴霾一扫而空。

偶遇也许只是瞬间,美好却足以永恒。有位摄影师去拍兵马俑,正专注拍着,突然有了特别的发现——一个兵马俑铅灰色的上唇边,竟留有一枚指纹!他瞬间愣住了,仿佛看到千年前的工匠,正辛勤地工作,手中的泥土在他的指下慢慢化为生动的兵马俑。无意间的一瞥,让他穿越了历史的洪流,身临其境地感受着匠人满腔的热忱与温暖。

当人们在不经意间与美好相逢时,遇见的其实是心中那份难得的闲情逸致。此前我曾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但唯有那晚夜空中的皎皎明月,让我久久难忘。

当时明月在

□ 陈涵